

散文

# 西辽河岸边 (外一章)

●杨喜庆

闷热把我从陋室驱赶出来,信马由缰地沿着叫来河大街向东进入柳荫路。看到柳荫两个字顿时觉得凉爽了起来,驱热避暑非树即水,引导我不由自主地向有树有水的地方走去。

柳荫路很长,弯弯曲曲几十里。我在科技馆和图书馆中间的位置离开柳荫路,奔向西辽河大堤,再沿着大堤向哲里木大桥走去。

大堤很高,堤下植满了各种树木,留白处种上了芍药,芍药花早已凋落。在哲里木大桥上,走到西辽河边就到了薰衣草庄园。薰衣草和马鞭草已开花,像一片蓝色的海。四周用各种草本花卉点缀,争奇斗妍,又像一片多情的海。花开热烈,未觉半分凉意,反倒汗透衣衫。赶紧走到河边,引绰济辽的水已经来到通辽,正以饱满的热情滋润着通辽大地。

拂一捧辽河水,清凉而清澈。垂柳把头伸进水里,尽情地沐浴,几只蜻蜓戏水,不时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绕着我盘旋不休,毫无怯意。蜻蜓不是在戏水,而是在“戏”我。我把手里的水扔进河里,水像珍珠四处滑落,

在水面上砸出许多水坑后消失了。

太阳一边尽情地拥抱我,一边把自己的头伸进河水里,看到她在水里逍遥的样子,顿生一种妒意。燥热又一次袭上我的心头,浑身湿漉漉的。我相信,即使把自己扔进水里也不能解除燥热。我想水也不是万能的,浇灭燥热的不只有水。

索性离开河边,走进不远处的一片树林。这片树林全部由杨树组成,典型的人工种植模式。横成垄、竖成行,煞是好看。树木均已碗口粗细,笔直向上。灰白的树干衬托着浓密的树叶,像极了一排排哨兵,守护着大堤,守护着西辽河。

站在树林里,一阵微凉从心头刮过,像吃一个冰淇淋,从头凉到脚。“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树干静静地站着,树叶抱着树枝一动不动,生怕惊扰了林间的静谧,敛着身姿一动不动。太阳在这里失去了威力,她的影子被树叶筛过后杂乱无章地撒在地上,像大师的作品也像初学者的涂鸦。

一排排杨树像一排排运动员,精神饱满地准备着。又像一排排女兵,飒爽英姿,拭目以待。让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那是女足还是女排,是飞行员还是潜水员?不觉肃然起敬。

凝视着笔直的树干,心平静下来,燥热也随之而去。在树荫下寻找着太阳的影子,影子支离破碎,就连燥热的影子也跌到树下的泥土里,不再施威。我窃喜,窃喜找到了纳凉的好去处。

坐在树林里,听树叶的呢喃,昆虫鸟的嘶声,吸一口带着水珠的风,掬一捧湿漉漉的空气。“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静坐片时消暑气,人间此日即天堂”。

人生不过一场游戏,“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走在柳荫路上,寻找的从来不是树影,而是心底的一方安宁。

心静,自然凉……

## 银杏街

太阳西斜,天空仍热。几日的酷热,心情压抑,索性出来走走,又苦于无处可去,顿感酷暑难耐。漫无目的地沿着叫来河大街向西,又沿着一条无名小路拐向北,进入银杏街。

银杏街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后来才知道

这条街叫悦来河南街。这条街我很熟悉,它在悦来河南岸,恰如其名。它的南面是红军小学,我每天都来接孙女上下学,日复一日,从未耽搁。不过不是准点儿来,而是提前一个多小时,为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

找到停车位以后,独自一人沿着银杏街散步。这条街因长满银杏树而得名。银杏树粗壮挺拔,阳光伟岸。银杏叶扇形又像心形,满身的爱心,青翠欲滴。

银杏街并不笔直,弯曲有度。其曲直错落,不知是匠心设计,还是天然巧合。悦来河衬托在它的北面,长满了荷花,河岸上有各种树木。如果不是树木上贴有标签,真的很难叫出它们的名字。

若时间允许,我会钻进树林,观察每一棵树的差别。杨树粗壮,长得非常快。垂柳飘逸,柔软而潇洒,有的枝条伸到河里。海棠高贵,树冠圆形,叶片紫红而呈椭圆形。金黄色的金叶楠,果实挂满枝头的京桃和李子,卫矛、蒙古栎等各色林木错落其间,杏树、桑树亦点缀其中,还有四季常青的樟子松。樟子松和银杏树遥相呼应,构成了银杏

街的一道风景。

银杏树有的已经结果,灰白的果实饱满而充实,光亮而富有活力,像刚出生的婴儿。在秋天到来的时候,果实就变成“白果”,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材。我曾不解地观察了好久,为什么有的树结果而有的树不结果?后来才知道,银杏树是雌雄异株,雄树默默授粉,唯有雌树能结出饱满的果实。

走在银杏树下,阳光不规则地照在地上。不知不觉中,树叶晃动了几下,那些光影作品被推倒重来。此时我似乎听到了虫鸣。“有风依旧热,初伏几时秋”?一根银杏枝在一簇蔷薇的簇拥下伸向悦来河,悦来河水清晰地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天上的一朵云也来悦来河欣赏自己的影子,云在天上变换着形状,像书法家的故意留白。

河床里传来荷花送来的一抹清新,给燥热的夏天带来一份清凉,一份恬静。

银杏街,饱蘸笔墨雕细琢的一幅画卷,展开画卷便是一条坦途……

随笔

最近,中央电视台8套黄金时间播放的由郭京飞主演的电视剧《老舅》,引起了观众的喜爱,也激发了人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好回忆,尤其是“老舅”对亲外甥二胖的关怀照顾之情,让人看了感动不已。很庆幸我也有个这样的老舅。不知道天下的老舅是不是都像剧中的老舅那么帅、那么有才、那么有爱,反正,我的老舅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就来说说道说道我的老舅。

## 多才多艺的老舅

老舅,顾名思义是姥姥家最小的孩子,他的中学和我的幼年、小学时间重合。所以,我记得我们一起生活的很多细节。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你的耳朵会动吗?”耳朵还能动?我看着镜子使了半天劲,耳朵还是一动不动。转头一看,老舅的耳朵上下抖动、前后晃动,真是很神奇,令人羡慕,作为小孩,我当时觉得他真是厉害的不行了。不止如此,老舅又现场表演了另外一个天生“神技”,可以模仿各种声音,猫猫狗狗之类小动物就不用说了,什么风声、雨声、马蹄声、万马奔腾,真是“声声”不息。直到有一天,我们学习了一篇叫《口技》的课文,才知道老舅表演的就是口技。

老舅上高中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五官端正,浓眉大眼,更出彩的是,他体育超级好,我记得他每年在学校参加运动会的跑步项目都是第一名,他能给姥姥带回来很多奖品,比如塑料菜篮子、水杯套装、本子、钢笔之类的,

# 老舅

●康莉

他就随手给了我,在物质没有那么丰富的

那个年代,我和姥姥都特别开心。

高大、帅气、体育场上又气势如虹,自然吸引了无数女生的眼光。果不其然,后来老舅娶的是当地的白富美,老舅妈的父亲是当地粮食局的领导,家境富裕、人又漂亮,他们的婚礼当时是我们家族的一个超级大事,举全家之力共同操办。

人生四大喜事,唯有金榜题名名。为了生活,他学会的傍身之技是理发,即便这是个手艺活儿,但老舅心灵手巧,竟然成了当地有名的理发师,他的“大众理发店”从住宅区搬到繁华的商业区,在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竟然还有来自上海、甚至韩国的理发师来找他学艺,有时候天赋这个东西真是努力无法赶超的。

除此,老舅还画得一手好画、弹得一手好琴、还能唱好听的歌,我不知道上帝为他关了哪扇窗,而作为同样流淌着蒙古族血液的我,却成了另类,不知道是产生了基因突变,还是我爸这支的艺术细胞实在匮乏,我是个五音不全的人,在刚入职那年的新春晚会,我练习唱歌练到发烧,最后在我家先生的建议下换了赛道。可能是越没有越渴望,也越羡慕,正因如此,直到现在,年近40的我依然羡慕那些像老舅一样多才多艺的人。

## 善良孝顺的老舅

我舅比老舅大十几岁,因此,从小到老,老舅得到了姐姐的很多照顾。尤其是在他结婚、生子等环节,习惯了“长姐如母”一般的付出和照顾。反过来,老舅对姐姐的孩子也是理所当然地照看很多。亲情就在这些细水长流的细节中越来越浓、越来越厚。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在姥姥家院子里玩,老舅在院子里用火炉上的锅焖米饭,水开了,我想跑过去帮忙把锅端下来,但是因为力气太小,锅歪了一下,开水沿着锅盖缝隙洒了出来,流到只穿凉鞋的脚上,把我一只脚的后背全烫伤了……可能是出于心疼,也可能是出于愧疚,在我烫伤恢复的那段时间,老舅每天骑自行车带着我逛市场、逛商店,就是为了弥补他的过失。其实长大后回想起来,我根本不记得脚背烫伤的疼痛,只记得老舅带着我骑车兜风的快乐。

我的姥姥和姥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都是在他们的小儿子——我的老舅家度过的,照顾两个耄耋老人的琐碎与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尤其是姥爷后半生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更是增加了各种护理难度。老舅白天理发,晚上回来还得负责照顾老人。他用最朴实的方式,阐释了他对父母最大的孝。老舅不是姥爷最有才的孩子,也不是最耀眼的孩子,他没有光耀门楣、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他担起了为人子最质朴最感人的责任,我想,姥姥姥爷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内心是欣慰而幸福的。

## 如山一样的老舅

我的姥爷生前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的一生酸甜苦辣都得尝尝”。命运的波澜从未放过任何人,在老舅知天命的年纪里,终于完成了“大任务”,为儿子娶妻生子了。本想着可以与舅妈好好地享受天伦之乐,但老舅妈却得了乳腺癌。术后的恢复和疗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术后五年,每28天都要去外地做一次复查。身为理发师的老舅,靠着自己的手艺,起早贪黑地工作着,为了节省花销,不舍得雇佣店员,洗、剪、吹,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着。凭着那双勤劳的手,为老伴儿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耐心地陪伴舅妈去外地检查。在照顾老舅妈的同时,他还要照顾幼小的孙子,忙得不可开交。即便这样,老舅妈的治疗从没耽误过一次,老舅用他最朴实的方式,诠释了老舅妈的爱、对家庭的责任,一生相伴、不离不弃。

老舅是个乐观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应该算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写照吧。他不仅在生活的磨砺中展现了男子汉坚强的一面,也在岁月的时光中始终保持着善良与纯真。

看,在草原上夕阳的余晖里,那个一边弹着手鼓、一边哼唱着歌谣的老舅,正露出笑容……

诗歌

# 草原行者

●燕南飞

长河。落日。圆。  
它能读懂一片草原的孤独  
与苍凉的曲子相见恨晚,用满腔的悲怆  
喊出一匹江山无限。  
看透了每一把锋利的归宿:希望与绝望  
壮士成为烽烟的声部

马是酒香中惊鸿一瞥。我热爱  
大漠上  
锋利与锋刃的撞击。  
我热爱蹄子在大地中叩出音符  
我热爱  
古道尽头,一片草木成为迷宮

断骨汹涌。  
等一匹战马检阅。用你的嘶鸣安慰我吧  
不必在乎是谁功成名就  
是远,在危急关头又一次故意失手。  
琴声谁  
山谷空  
风吹草低,大地的鬃毛伺机而动

把故乡驮在背上  
走入谁的梦境中,他必泪眼相迎。  
蛮荒之地辽阔,它以猛虎般的胸怀  
盛放每一座牧包的悲恸。  
感恩于落花流水,化解步步凶险  
你才知道我踏过的边关  
必有一场哗变

隐居在石头上的人,恐早已被刀斧凿成佛  
他的马儿替他行走  
直到终老。  
草原哦,你爱骏马,我就是骏马  
你爱羔羊,我就是羔羊  
就当是骨骼里的猛虎,已习惯于漫长的等待  
像鞭子挂在马鞍上  
它面前的落日,是盛放蹄音的杯盏

行走。  
要去找回自己的故乡和明月吗?  
想必正盼着另一场相遇。给我三千青丝的韵脚  
我愿意用一夜白发拥抱



梦回自然(版画) 赵玲玲作

# 在遗忘之前

●于浩

一碗香喷喷的肉丝炒饭就端到面前。

奶奶的炒饭是世上最好吃的。金黄的蛋花裹着米粒,肉丝切得细细的,我总能吃得一粒不剩。她总站在一旁看着,眼角的皱纹都带着笑意。

现在想来,她那双手为一家人做了一辈子的饭。可惜,我已经无福再尝到了。最后一个冬天,她连端起一碗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 回不去的家

后来父母买了新房,接我回去。

新房子、新学校、新道路,一切都是陌生的。我在自己家里畏手畏脚,像做客一样拘谨。那时心里固执地认为,只有奶奶家才是真正的家。

现实是,我终究在新家住下了,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每个假期都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奶奶家旁边的门卫室有台电脑,我常去玩,总要等奶奶喊了又喊才肯回家。有时和小朋友在外面玩,总能看见奶奶坐在花圃边上,一边看着我一边和人闲聊。

“我孙子……”我常听见她这样开头。一听到又在说,我就觉得烦,转身跑开。所以我永远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如今,我多想听她说完后面的话,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

花圃里有片奶奶的菜地,种着几样长势喜人的蔬菜。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我乐意在旁边递个工具、帮个小忙。那些菜在她的照料下,绿油油的,一棵比一棵大。邻居见了总要夸,问她施的什么肥,她总是笑着说:“没用啥,好好看看,多经管管就行。”

她还总偷偷给我塞零花钱。有次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我急忙摆手:“奶奶,别给100的,换50的!”爸妈只收大钞,零钱他们不会收走,我自己留着买零食。”她听了眼睛一亮,立马转身

翻床头柜的抽屉,把两张叠得整整齐齐的50块塞进我手心,还凑到我耳边小声叮嘱:“藏好,别让你爸妈看见。”

那时的我,只欣喜于有了私房钱,如今才懂,那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是她表达爱的笨拙方式。现在在她的床头柜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了惊喜。

## 无解的难题

奶奶在我印象里一直很健康,很难把她和疾病联系起来。可疾病还是找上了门。

起初只是糖尿病。我们都觉得配合治疗就能好起来,没人太当回事。奶奶自己也说养养就行,不愿去医院。

谁能想到,糖尿病最后竟发展成了胰腺癌。

发现时正值表姐备考。奶奶去她家照顾外孙女,忙碌中感到身体不适。跟大姑说了,大姑不敢耽搁,带她跑遍了沈阳的医院。结果令人绝望——糖尿病变成了癌。子女们商量着瞒住她,怕她一听是癌症就放弃治疗。于是编造善意的谎言,背地里却四处求医问药。

有一次,奶奶拿着一盒药问我:“这上面写的啥?”我编了个名字:“这是治糖尿病的,你放心。”她不识字,只好信了。看着她泛黄的脸色,我心里一阵酸楚。我永远忘不了她当时的神情,她那么信任地看着我,就像小时候我相信她说的“再走两分钟就到了”一样。我们都用善意的谎言,试图为对方撑起一片安心的天空。

## 倒数的时光

后来收到大姑发来的视频。画面里,奶奶和大姑在海边玩得很开心,笑得像个孩子。我看着看着,眼泪就止不住了。

谁能想到,这个笑容满面的老人身患绝症?而她的儿女,只能一边强颜欢笑,一边在背地里以泪洗面。镜头里的海那

么蓝,她的笑容那么真,真到让人恍惚,也许诊断书才是谎言,也许一切还有转机。

树欲静而风不止。奶奶没有等到我有能力尽孝,就病倒了。即使在梦里,她仍常念叨我的名字,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孙子。我无能为力,只能一遍遍回忆。

深夜里,她抱着我入睡的温暖,如今只剩病床消瘦的身影;她给我洗澡时轻柔的动作,如今连举起手的力气都没有了;非要我磕完头才给的红包,如今再无人等我磕头;永远不变的叮嘱“好好学习”,如今在耳边渐渐飘远。

每次回去,她总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留给我,如今食物摆在面前她却无法下咽。每次告别,她笑着挥手说再见,眼里却藏着说不出的落寞,原来那时,每一次告别她都当作最后一次。

## 在遗忘之前

我不敢等到奶奶去世后再写这篇回忆。光是写这些文字,就已哭了好几次。只有在回忆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奶奶真的要走了。

我将失去一个无私爱我、包容我的人。这个世界将要缺一角,再也补不回来。不能再拖了。拖得越久,忘得越快。我知道文字代替不了记忆,至少在想她的时候,能有个寄托。可是啊,文字太苍白,写不出她万分之一的好的,记忆太残酷,总是在最幸福的时刻提醒我,这一切都已成过往。

现在是在2025年10月。她的状态很不好,可能真的过不了这个年了。窗外的叶子一片片落下,像极了她正在流逝的生命。她是爸爸和大姑的母亲,是妈妈的婆婆,是表姐的姥姥。

她,是我的奶奶,那个在我饿时端出炒饭,在我怕时拥我入眠,在我远行时偷偷落泪的奶奶。

而她,就要离开我们了。